

撫州府志卷之

藝文補 學宮記

志藝文非誇博洽也風俗之媿慙世代之興革官府之經度在是蓋義存勸懲爲世道慮至深遠也而前志多缺何歟君子惜辭費不惜紙費今所採自陸曾吳虞外凡語寓勸懲者必入信而有徵倣古訓也志藝文補

夫子廟堂記

宋張方

夫渾元運物陰陽任形質素可器而文德未兆也自蚪蚪呈字文籍漸生聖賢遞出而大屈於位者先師也于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一

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猶天不可階而升信哉初仕中都宰頃爲大司寇嘗會夾谷斬侏儒手足異處故知仁者必有勇也開元二十七年秋追諡爲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而後兩京及天下州縣先聖特廟向明而坐十哲左右列侍歷遇明天子褒崇厚賞延於世久益彌芳敢畧而不書因典是郡詣孔子廟入其大門左顧右視庭廡廊宇之側驚無一字雕鏤斥石以記辭屈於作記使事闕失久矣吾儕忝謂臨川多士祖尊尼山名教深重非造次可窺肯容易奮筆

刊他山貞珉幸同僚監護禮賓使隴右吉人軍倅太原
碩儒推官汝南君子終以老大相高誠不得如錦美使
缺雖木訥爲記曰明明舜日肅肅門人萬萬秋秋念此
補闕云咸平六年朝奉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知軍州事
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張方撰

新建州學記

宋史 綸

日星燦乎天草木麗乎地皆文之象也仁義忠孝禮樂
制度光於邦家是曰人文聖人於是蓄之於事業發之
爲教化是彝是訓寢明寢昌自胄子至黔首由中都達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天下而學校之制職此興焉堯舜三代罔不率備漢去
秦虐儒道復振方林首善肇於京師而後郡國賢守相
或於治所置學所以厚風俗而廣教育也我國家大業
底定洪基益固四聖相受一於文治而郡國之學與古
侔盛臨川自晉之東爲名郡於江之南爲善地閭里陶
化賢俊間出本朝以來登輔相者有之取甲科者有之
士人熙熙樂於名教然而因仍舊貫黌舍未闢良家子
弟肄習儒業無講問之所慶曆三年冬十月主客正郎
馬公尋罷嶺表漕計求領茲隄亦旣得請沂江西來

事之三日延進羣士因訪以民之疾苦政之闕失首得其事良用憮然率顓衆謀方議興作則郡民有高貲者連百二十五人執牒於庭願出已財以佐經費公乃諾之命理掾謝縝決曹掾張彥博叅掌其事先是郡城東偏介通衢有夫子廟焉廟之背有隙地輪廣百餘丈由是因其面勢度其締構乃剡乃平乃築乃塞召工市材命匠督繩山木馴至風斤爭運不累日而千指皆作未逾月而百楹成樹前爲堂以安講席卻有與以宅師位修廊股引高簷箕張室廬周環窓牖虛豁主職有次井

竈有脩功過半矣而馬公受詔移淮事未畢儒者興歎十有二月度支正郎王公周解印長沙來典郡翌日躬謁先聖親目乃事詢而悅之亟召攸司以塗以墍以丹以艘旬浹於再儒官渙然初是馬公驛奏於朝乞以州學爲額繼是俞旨遽降新榜斯揭王公又以居學之職不得無人奏乞以臨川主簿楊伯華克本學教授未幾中詔垂允卽以四年仲秋告諸生入新學行釋菜之禮旋而教授官升堂序進發篋就坐探尋論難踰踰楚楚見之者若入衛國覺君子之多趨之者若遊闕里驚逢

掖之盛自非著成風化畱意儒術何能致是哉噫政繫於賢也久矣茲學也馬倡之於前王踵之於後良能合契道義交暢大易之以懿文德魯頌之思樂泮水稽之遺美無是過也偉乎哉諸生絃誦於是詠歌先王之道於是正其言於是成其行於是是則二太守之德也曷幾乎息哉茲事也綸與交代田曹副郎槐公京悉關預之慮其泯沒故備之始末云

州學重建講堂記

宋林 崑

撫爲江西望郡名人輩出仕學俱優費侯誕由大理正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四

來守車旂之臨載色載笑顧佩衿之盈門而講堂之卑且狹撤而新之虛明深廣容衆倍昔於其東闢文昌軒境涵清曠有窻有戶視學之朝齋祠之夕於以燕處而措紳考道問德者時至焉侯嘗語崑學之大成殿今祭酒袁公燮之爲部使者新之堂則有前守江侯公亮陳侯廣壽俱以爲念余志銳丙子春至夏鳩功秋而成亦掾曹陳灝之董之相之也予嘗守於是其爲學者言之崑聞古郡守臨民之暇喜與士講學者史不絕書若今始至暨朔率諸生聽校官之講亦修教之常也然四方

郡學堂之舊者孰不志於新新其堂者未必如侯之銳也侯之爲豈不壯矣哉非篤志厲學其能若斯乎夫今士之所講易書詩禮春秋之文也易書詩禮春秋之文仁義禮智信之德也士而進德必由乎學修之身講之心而師若友不倦訓誥切磋由是之焉其不負吾侯所以上承天子育士之意矣乎嘉定丁丑七月朔日記

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宋家頤山

臨汝居山川風氣之會以聲名文物爲江西稱首俯而察土星所占爲斗牛文明之分仰而觀上通乎太微斗

之魁星之文昌實所臨照中而人則樂晏曾王陸氏故家文獻足以證斯文不在茲乎夫子之堂梁柱屏障牖戶几席黝然凝塵懼弗稱命具備其物而新其陳又采琢丹漆以施彰之素王南面門弟子北面洋洋乎如其上其左右多士駿奔人知興起今而後博五氏之文歸約於夫子之禮濬臨汝之流以通乎洙泗之源典章貴防範尊人文興天象應吾黨小子庶得與於斯文矣豈曰春秋奉祀報德報功而已哉景定甲子正月日朝散夫夫知撫州軍州家坤翁記

州學重建先賢堂記

宋鄭起濱

像先哲以示崇厲在在然也夫其抱明握醇焯焯斯世
豈非黨里之所敬慕必表而出以耀其覲媿其趨哉此
邦昉於淳熙間趙侯爲之興祠繼而增益今而蒐補不
遺盛矣然祠始寓於郡學之文昌軒軒爲眺翫所吏僕
道以往來鄰於褻再徙於演道堂後楹之左位所不寬
博人隘之刺史寺丞林公孝聞下車不數月每慨觀瞻
未肅展敬無容名牘而實意款祀存而文獻缺乃度地
學之西偏而新其宇焉尺椽寸瓦悉公爲辦日在胃而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六

址火南正而畢蓋公以寬栗厚士俗敬簡理官事慈明
得人心矧景哲之誠篤而激獎之義宏故能意所就而
令隨費不吝而工勸役不踰時而亟成自晏元獻曾南
豐而下凡十有三人咸秩有儀或登元立要而位與德
顯或潛深伏奧而文與行高躔離相輝圭璧交映見者
肅心昔丹青漫漶而今顯設昔規模褊狹而今敞晃簪
氣像湫然闇然而今儼然且穹然矣人之所賦與其所
趣自有不同道義所在何間窮達苟立節立言立功一
有補於治教皆聖賢所嘉尚夷清惠和尹任孟軻氏俱

不敢廢後世聞其風而起頑懦易鄙薄與期於任重表
宅里植風聲捨公其誰歸起濱椽文學公門人也諸生
以記請弗置迺揖而諭之曰本原師友而納諸道德公
之意也扶植世教浚源而導其流先哲之心也居是邦
登是堂進而瞻先哲其所師法乎退而沂公之意其
亦有所感發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云以似以
續續古之人請事斯語勉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朔修
職郎撫州州學教授鄭起濱記

重修州學記

吳孝吳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七

錢公暄以司農少卿蒞郡而都官員外郎何公延世佐
之二公既同僚又同時下車而所取舍又同也是以其
政不苛而行其明年冬乃相與謀曰民稍康矣誨之何
如於是出材於籍沒之家命工於冗閒之卒算佛舍之
窳米貸公廩之餽直以葺城東之舊學而革祭器之腐
敗具什物之乏闕廚庫以嚴羞膳滷屏以備至於一刀
之用一七之設莫不完緻又明年夏以金谿主簿曹君
登爲學官學門之內曩之傲者皆恭而嬉者皆謹昔之
爭者皆讓而惰者皆勤似非偶然者願以一語相加

用之喜而與之言曰予浙產也錢氏有大德於浙而作
宋匹休用克世生顯人以文學自振今至於予使君節
用愛人而獨於庠序不吝亦足以占其家法矣雖然天
子三歲一策士皆拜敕者必數百人世豈乏射策決科
之士哉國家教養人才與郡守崇修學校之意固靳於
講學致用不但欲其羣習課之文也諸生所以爲學者
果何如耶天下之事實則無蔽而講學不實非徒無益
抑有害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百仞之臺培
址不厚圯剝隨之適千里者不跬步以進而坐談千里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八

之外所得幾何有志於學者要必從事於曲禮少儀內
則鄉黨之文而矯輕警惰省察於起居語默之際至理
之味雋永自知馴足以進則高明廣大之域固不可拚
而彌綸經濟之用亦非由外鑠也謂此不信且將自黜
於孔氏之門大之而墨仁楊義與直證牟而廉哇鴟者
其禍可勝痛哉用之雖未知學而竊聞師教輒附詩人
之義中繾綣之情以爲臨別之贈諸生庶幾勉之

撫州路重建儒學記

元虞邵菴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

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
學計之出入以備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克教授
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
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
曰學校之修吾黨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
甍之毀缺像設采色之黧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
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
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榱桷豫章之美完以圻墁
奎墜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侈桓楹之

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綉繪之有別凡
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賈而
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而稱觀美者也乃至元
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告而請記焉
集聞之春秋書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
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
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
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
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乎於乎治教之休明

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籩豆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勞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十

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寃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事夫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爲記

重修撫州儒學記

明 曾 佩

聖皇御極之三年爲隆慶己巳先是姚江楊完愚以南刑部尙書郎來撫郡首重教化嘗會諸弟子員誨課諄諄發明心性之學間視學宮圯壞命工重修之踰年告成焉教授陳君某訓導某相率戒幣揖予曰茲盛典也子當有記予固樂觀厥成者敢以不文辭按撫之臨川

東隅舊有學宮說者謂王右軍故宅也前有墨池朱井之勝左帶文昌橋巨浸北流右聳金石二臺而拱峙焉稽昔象山三陸草廬會南豐兄弟康齋諸先哲皆由是庠校出者以人卜地庶亦可稱靈傑矣其後寢不昔若果泰運之有待耶抑有司諸大夫鼓舞之未至耶茲幸完愚公之守吾郡也振文籌武慎廢削浮乃此獨務侈焉以重道育才雖過當不計也凡費出俸羨民不知役先殿堂次廡舍次祠亭次廚庫備經飭焉更橫新二坊以翼兩門前拓大道示周行也兼繚之列柵以捍俗囂

森然煥然稱改觀矣楊公之用心如此工既卒復進諸生誨之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異學起而薄蝕之故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說行方今聖天子在上道化大行固無所謂邪說詖行者然或病人心未正正心學之功將誰誘諸士子念之予聞之躩然曰堯舜道學之傳精一執中之外無賸語蓋心中則正察之精守之一固無餘功也人心之大端其至要惟四曰惻隱是非羞惡辭讓孟子始謂四端人皆有之繼又痛切曰無之非人也不可以知此心之體完愚公陽明先生里

人也良知之學講之素矣夫吾心有良知未有不正而
或入於邪可懼哉試觀墨池之水初無黑也羲之臨池
學書精力所積池水盡黑可以語力學之功矣朱井之
水井可朱名而水不可丹可以語心性之本體矣卽此
謂心之正不正不存乎人之學哉完愚公學宮之修所
以教語諸庠弟子者深矣諸庠士能自信於心則自信
於學庶不愧紹諸先哲茲地山川尤增勝焉也其受益
於公不亦大矣乎公名世華浙之餘姚人完愚其別號
云時二守張公起潛名振之別駕葉公和齋名逢春郭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十二

公鶴峰名竒逢節推余公中字名懋學臨川邑侯傳野
名汝霖皆有贊助教導之功例得並書後之嗣公來者
尙當繼而修之永永俾勿壞

重修撫州府學記

清

王

坤

夫庠分上下肇於有虞三代因之而不變漢承秦焰之
後學校未遑至孝武從江都之請感文翁之化乃立郡
學以爲育才官人之實基於此所謂有改制之名無變
道之實也撫治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而聯輝
東壁襟帶文昌者爲黉學往代名英碩彥理學文章後

先簡冊匪僅紫筍之葳蕤紅杏之焜燿也

龍飛鼎定弓矢甫輯文教式宣諸藹吉之用賓於王者武
相接矣然而櫬槍旬始稜沴弊撤之後苔侵魯壁遮寶
氣於連牛棘滿尼山迷練光於曳馬郡紳士非不怒然
憂之然亦等乎道傍之築匪行之謀而已侯戾止而從
於邁者未敢遽以是請侯矚椽題之崩析門廡之傾欹
遂愾然憤毅然任以爲蒞茲土者事乃捐俸蠲贖鳩工
庀材偕諸僚屬而共勦厥燬今之墜茨丹護高甍巨桷
者前日之頽垣敗壁也今之春絃誦冬詩書鼓篋而遜

業者前日之風雨晦明鼙鼙鳥禽之嗥音也今之蒼松
翠栢芹香藻煖者前日之黃茅白葦荆棘而茂草也侯
之惠昭武者不止於此而侯之治見於昭武者於此獨
先其大矣昔墨池之記謂右軍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嘉
尚之若此矧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恩被於來世者又何
如哉迹侯之爲逆子固之志侯之績在校序遺風餘恩
又寧有已乎奚必元凱之銘一置峴山之上—投漢水
之濱而乃爲不朽哉紳士躋而右之俎豆亦以云報爾
侯諱振邊東海人由名進士洎任撫郡

爲記

墨池記

明 吳與弼

永樂中南詔李公添祥奉使江西傅君秉彝臨川驛溪人與公說詩五峯傳邸適相解明日顧子甥館遂同寓翻庠廣文章公士言之舍旣而訪君驛溪君端人也過於知我間滌硯於傅氏之池君躍然笑曰他日應謂吳先生嘗洗墨於斯也由是咸知驛溪之有墨池焉君逝矣嗣子裘欲立石池上潼溪徐廉夫相厥成而求文以記之古之君子或性命道德之純或文章政事之懿或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十四

節義之踔絕或遺愛之滂洋或功高宇宙而不居或名揚竹帛而不有殘膏賸馥之沾漑流風餘韻之漸被宜乎入人之深而動人之切是以懷其人必有以重其迹覽其迹必有以得其心而歆嗟慨慕之無涯予也立志弗堅爲學無勇徒竊虛名以誑於世傅君不以廉薄玷斯池而反取其迹豈溺愛者不明乎然強顏受簡而不辭者所以表孝思之無窮抑使覽者知予以過情之聞辱友朋庶几反躬自責無蹈覆車之轍云辛巳七月庚申同邑吳與弼書

文昌樓記

明黃震

混沌判而山川列元氣會而魁傑生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越於天壤間有此停涵則有此發舒有此山川則有此人物崧岳降神生甫及申自昔而然森不容遏迨我本朝重在科目則又往往應於龍頭之選有開必先形爲詩謠者率亦所在而奇驗撫州人物甲天下故老相傳乃亦有謠曰文昌堰合狀元生又曰魚湖衝破狀元生魚湖在州之南城縣今別爲建昌軍歲在丁未魚湖水果衝破是年張君淵微廷試果第一魚湖驗則文昌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十五

之驗必矣堰在城東楊家聶家二州間其地正與郡學龍首相值邇年以來堰忽驟合應如魚湖豈伊人力也哉時雨將興山川出雲鴈塔先題斷於斯兆余故作危樓百尺於郡學之龍首俯瞰文昌名之曰堰合以應佳兆以作士氣以預爲此州昌江宴集之所於乎宜必有以稱此矣咸淳八年十月壬戌朝奉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江西提舉四明黃震記

撫州進士登科記

明周益公

大江之南分東西兩道自東而西首曰撫州其爲郡在

三國孫氏至隋唐雖易置不常然今建昌軍治南城統南豐入閩爲邵武軍本皆撫之屬邑非特地大人庶冠冕一路而人物盛多亦異他邦本朝最重儒科臨川圖志載題名記一卷起太平興國五年樂史而下至淳熙七年姓名具焉今州學教授富沙劉填將增廣刻之石使來者可繼而郡人太學博士王克勤士子涂公達見屬題辭夫爲己之學垂世之文固不專爲祿仕計然拔起耕釣今異乎古特超舉僻又置不講士之進德修業懷材抱藝大欲平治天下次將黼黻斯文舍科舉安出

哉是以二百餘年間賢達相望試言其顯顯者晏元獻公之進賢好善王文公之文學行義曾子固之主盟斯文此一身所當勉也樂氏曾氏王氏父子兄弟相繼策名此一家所當勉也名士如謝逸與其弟適學術淵源砥節礪行厥場屋而舍之肆其孫源曾孫樞繼預黃甲蓋不在其身必昌厥後此又一鄉所當勉也若乃在華以奇才冠南省陳孺因版授遜大魁是皆傑出人上者後來得不思齊乎近乙未歲羅點廷試爲榜眼劉堯夫釋褐魁上舍克勤由童子舉入館閣是又盛事叅集者

諸生得不踵武乎凡此五者有美有勸教官作成之意深矣克勤再舉進士公達之先由元祐至今登科者十餘人二君於此由惓惓故嘉其志併及之嘉泰二年二月日記

重修臨川縣儒學記

明章 衮

臨川縣儒學舊踞城南青雲峯之麓自昔師生常以出入爲艱正德中有議城中寶應寺地高而勢勝可毀以遷學者未幾寺廢議益洶洶沸騰然未有盛力而堅決者主之於上以故每議輒罷嘉靖辛卯侍御應山印臺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十七

傅公鳳翔奉命清戎於江西所至以興學造士爲首務臨川之士知公之莫予鄙也亟條上其議而公躍然報可且發贖金三百以佐費無何天子用大臣之言召公還內臺公去而異論朋興事遂不果於成後七年丁酉鄉大夫陳子九川驗於衆曰學之遷也義舉也無以翼之猶將趨之矧決計發命印臺公之故實具在也而牽奪焉可乎哉於是諸士復抗前議而陳子贊之益力提學憲胡公徐公階巡撫御史中丞華亭浦南胡公長而專決之由是議論諧協乃以是冬始

事越明年而殿堂門廡齋號廩庫尊經之閣庖饗之所
師儒棲止之舍次第告成歷十年丁未公又以御史中
丞巡撫江西維時有司往往崇文翊武虔於學事又以
公之風指先之是故茲學規制煥然大備金碧黝堊
懸欄檻泮池澄泓榆柳葱鬱諸士亦舒翹擢穎趾美賢
科邦之士夫耆老莫不欣欣相告以爲地以運啟運以
人成昌成竒遇厥維休哉又莫不曰創其始者不必成
其終爲其事者不必臻其效今新宮有他儒效蠟興而
公又適至他日周翔達觀得無大快也乎得無益加惠

也乎是不可無紀也乃相率言於二守攝府事福清陳
君一貫節推攝縣事茶陵彭君竑請礲石勒辭以垂示
丕烈二君躋之乃構碑亭於泮池之左而以文事屬袞
袞邦人也不敢以不敏辭竊謂士之有幸不幸學校之
興廢爲之也學校之興廢世道之隆替爲之也粵若寓
縣分裂文軌殊方皇路險傾中原逐鹿當是之時或曠
世而無學或有學矣而學師之官未必備或備官矣而
講讀之書未必全或書籍全矣而又未知所以教有一
於此皆人文之所以晦人材之所以衰雖謂爲士之不

幸非過也今國家職效百靈履包四海自國都以及閭巷由腹裏以達邊陲荒阻之邦百家之聚莫不宮牆我我師儒雅雅緹緹滿架統一聖真而又薦延廣歛取之途陶範嚴督課之法士生斯世固已不勝慶幸矣若臨川又南者甸服之地累朝所以潤飭其學校振育其人材視畿內諸大邑常相伯仲焉乃今又以限隔隍闔出入維艱之故至勞羣公庶尹暨百執事哀思展力改築而作新之其有德於諸士甚大而其所望於諸士亦甚大記有之報者天下之利也施而不報則施者輟矣而

何利之有諸士獨能安受厥施而不圖報耶蓋吾聞之天地之中粹然一致而二五凝孕美惡萬殊是故學之爲貴也今或徒知所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不可以強同舉聖門所示一切學聚問辨存省克治之法槩以爲障蔽爲外道爲執著必欲盡絕知思悉屏修習如懸厓撒手獨任自然乃爲本來切己之學嗚呼物感而動果皆發諸本心耶抑或私心所發而不自知耶果皆山下所出之泉耶抑或混泥滓而出之者耶是未可知也夫是之謂佛學昔者聖人之閔天下也指事以撰德因時

以立教其名雜其指遠可推以通而不可以言盡也今
或迷本統而泥口耳糟粕之是守成跡之是拘終身僕
僕於經師邊幅蹊徑之內不能有所自得以觀會通而
行其典禮譬之操無星之秤適日中之市低昂羸縮惟
馴儉是聽夫是之謂奴學而諸剽掠綴襲莽然務爲浮
誇靡麗之文以鉤榮名逐時好如俳優賈術然者無論
也夫學所以變氣質之異反性命之同而自覺也奴且
佛焉學其所學豈聖賢所謂學哉聖賢所謂學孔子告
顏淵者是也其言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日用人事之常也非禮勿視聽言動非有甚高
難行之事也然孔子所以教顏子所以學者惟在於此
是不可深思耶故由其察幾以擇善健決以固執見精
一執中之法焉由其應感交萬事出而皆勝私以體物
約情以合禮見格物集義之方焉由其豫內以利外制
外以養內見敬直義方致用崇德致中致和之要焉由
其從事於此而已可克禮可復聰明睿智皆由是出祀
天享帝天下歸仁見遠近精粗本末上下通一無二之
妙焉然則授受數言之間而聖功王教至矣盡矣不可

以復加矣周子謂學顏子之學正謂此也捨此不務而彼之安焉猶厭康莊而驚絕險膠目裹面而仰瞻天口非所謂不幸而不聞大道之要者耶豈印臺諸公所以惓惓改作之意耶大觀在上風覃化沐士固宜若此耶袞愚且耄言不足爲當時重第諸公所以風我邦人而改易其觀聽警發其趨嚮者不可虛辱也故輒冒昧言之諸士其將若之何是後也前諸公東廊書之矣嗣是大守漳平曾君汝檀二守陳君一貫節推彭君棠大尹象山應君雲鸞皆効勤於斯故續書之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二十一

重建金谿縣學記

元 歐陽玄

至正七年丁亥金谿大夫周侯自強以憲臣列薦守令用正五階官來尹茲邑到官未幾政事舉教化興八年戊子乃瞻縣學規制湫隘歲久將圯請新之衆議允協經始是夏六月庚申落成是秋八月丁卯冬十月朔甲子邦人士介槐堂書院主領費隱奉書及事狀來瀏山中竭玄記之按金谿學廩歲入裁四百石侯樽用致羸又割已俸表率邑好義者出貲以助新作大成殿東西列兩廡應門講堂以及四齋高下深廣各有其度教諭

有館粟有庾膳有庖咸以序設宮牆東偏爲文昌祠又東舊爲槐堂書院三陸先生祠祀在焉屋老棟撓竝加繕修堂後作亭三間以爲諸生游息之所玄嘗考三代之世天子治朝路寢之外又有布政行化之地焉在王都曰辟雍在侯國曰頽宮習射觀德選士於斯養老鄉飲尚德序齒於斯命將出師獻馘論功於斯在禮乘輿視學則命有司祭先聖先師卒事反命而後入魯人將祭泰山先祭頽宮然其爲制有莫考者將祭有恒所抑有事則後爲位與果如後世宮焉而爲廟壝焉而爲像

歟今天下穉邑廟以修祀事學以治教事廟學旣遵時制政教乃爲兩途士未仕而學不免徇干祿之謀旣學而仕不免懷希用之志長吏視事二日欵謁先聖其名曰先事於學其實然乎周侯自爲布衣有志學古及以風紀致身卽知以學爲政之要晚得干男國治之其所推行益出素蘊雖然令爲民師帥士爲民表儀欲盡師帥之道必正學術以正士習正士習以正人心人心正則風俗美道藝成金谿爲陸子之鄉陸子天資高明學識凝定兩漢而下儒者罕見其比時朝廷方崇朱學而

朱子與之異同其來已遠廣漢張氏與朱同志而同道者也張氏作洙泗言朱子見之以爲開學者捷徑原其與陸學異同大節不過此耳夷考二子所以教學者入德雖殊造道則一惟善學陸者不驚於超詣之宗善學朱者不墮於訓詁之家斯則曾子之篤實子貢之穎悟皆足以與聞聖人一貫之旨者也是故周侯欲明道藝成風俗則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則先正士習欲正士習則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則先於朱陸二學之異同會其指歸以教學者夫如是則金谿之道藝風俗士習人心

撫州府誌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三

與黌舍一時而俱新周侯以學爲政之綱領不在茲乎侯清江人有學行能古文蚤歲遴選爲憲佐敷歷藩閩爲婺之義烏尹所至以政事稱所作六藝類要宗朱子之意以補小學之遺以明格物致知之先務云

松園亭記

元 黎 淳

宋臨川有上幕鎮卽今金谿縣治也淳化間改鎮爲縣當時學在縣南明谷里地雖有靈幽莫顯焉其後遷繡谷之陽因晁氏九經堂故址而爲學與縣治環水峙山高廣明麗扶輿清淑之氣得鍾於人矣數百年來魁傑

膚敏之才發軔於茲以效用天下若宋三陸三曾元劉傑曾堅危素三學士我朝大魁吳伯宗學士吳時彥編修徐時庸代有顯官焉編修暨廷評王禧二君同領景泰庚午鄉薦自其後歷癸酉丙子巳卯三科乏士居者慮之然稽訪學業人猶舊人覽觀地靈多所殘缺庠生王立宇行力倡諸俊彥圖惟作新首墾後苑樹木數百本助益靈秀而密邇庠西有地若干前王文安公時彥季子禔恒產也庠西卑隘則形勝不備立等踵門求之禔卽槩然允從遂請於縣尹徐綺繚以周垣百夫不

作立督董之仍卽其間植松萬株爲闕庭障衛數年皆成望之鬱然而深秀卽之邃爾其清幽下凝土脈上涵天光而中適人情由是宮牆自高殿陛自嚴風俗自完美立之功於斯大矣復請於教諭劉景正更新神像縣尹王欽如制樹門以全成終之美天順壬午江西鄉試果四人鐫選明年八人應詔上春官果皆中式來者奮發於先有光焉立南還遂述其事請予記之夫卜瀝卜澗書紀休命相其陰陽詩人歌之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趨吉爲勝也而况育材養士妥吾夫子神靈之地可使

廢闕乎斯圖也非立倡率則美事莫興非禱推遜則嘉
謀莫就倡率者義之有爲也推遜者禮之能讓也禮義
人之大閑而二君有之非賢而能此哉雖然天下之事
皆有本而不可專徇末也所謂探本者講學以明善則
器益宏修德以誠身則質益美斯二者又爲諸庸發達
根源所在而山川靈秀特其輔益者耳後之君子游歌
斯園益講學修德則又豈不攀陸曾諸公逸駕久而彌
盛哉立之行予旣贈以修德講學二首因其請記重書
以告後人覽者勗之左春坊大學士華容黎淳記

撫州府誌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二十五

金谿縣儒學尊經閣記

明費宏

金谿儒學久未有尊經閣有之自知邑事方信之始公
鄞人也以弘治己酉涖邑治尚嚴肅務鋤獷惡膏枯醒
喝用植善良旣旬歲政舉令修諸偷屏息夜戶不閉公
知民漸裕而力可用也乃禮飾典祠次及館署卽徼廵
之舍亦必煥然更新而尤拳拳焉興學造士一日進諸
生而嘆曰閣以尊經在他學皆然獨吾邑缺焉可乎茲
非徒觀美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倫之教罔不於六
經乎載之自古迄今與有君師之責者金華所講蓬

所校蘭臺所藏未有不於此乎尊之者也况列之學校其設科條曰師曰弟子相與授受童而習之實望其始乎士而終乎聖賢尊主庇民胥此爲本故於典不可廢者而猶缺焉可乎爰相厥址得文廟之東隅隆因窪益鞏用堅氓而閣於其上中爲三間翼以重阿其崇餘四十尺而深與廣稱焉經始於辛亥孟秋越明年春季落之升閣而望卓筆繡墩鷓鴣上幕諸峰莫不迴巧露異於軒窻之下而金川清江二水左右映帶心澄目豁觀者謂山川之秀有茲閣焉斯足以擬之自是賢俊之鍾

當倍於前美矣最役程備且以萬數其勞與費蓋亦甚大也然皆取諸罰鍰民不與擾僅數月而偉觀厥成非公之材之敏能若是乎閣成之明年公去爲御史提學南畿又擢參山東宣使之議邑士用明經術與蜚英而騰茂者科不乏材談者往往歸功於茲閣然久而弗葺且日就於頽陔矣矧公之成績亦未有識之者正德甲戌公鄉人黃侯嘉會來爲邑長復從而整飾之頃礪石欲永公垂會公之姊子端公屠君安卿按行茲邑侯因而請焉遂屬庠生陳嘉言黃綸備述公之善政而專使

來徵予記夫當劇而辨處脂而潔吏能是足矣至如飾以儒術治以絃歌則必才且賢者乃優爲之由俗吏而觀茲閣之建若不足爲有無者然意嚮所示瞻聽聳然吾道若加而崇斯文若增而重實教化攸關而不可缺也公不誠賢矣哉公之意蓋欲橫經於此者知所以教而無抗顏倚席之譏執經於此者知所以學而無買櫝還珠之失所謂始士終聖尊主庇民亦儒生分內事耳若徒拾青紫以階利祿陳車服以侈寵榮豈建閣藏經尊崇啟迺之所望也乎予旣重黃請又慨念端公有涓

陽之感乃爲書其始末如此嗚呼公之去邑三十年矣而人猶思之不忘不近於古之遺愛耶公諱誌信之其字與予皆成化丁未進士嘗佐公建閣及今茲相與龔石者則教諭徐恒訓彙顏欽也法得附書

重修崇仁縣學記

昔者燔之吏江西廩幕也問撫諸邑之爲俗曰崇仁秀且嫵其山川人物大類西浙蓋疑之按邑西峙者羅山高爲里九周爲里九十南峙者巴山高爲里十有五周爲里三百八十有一水出乎巴者爲里七十乃與西寧

合西寧出邑之西南亦七十里乃東之達於汝則其崇峻澎激宜莫之禦奚其媿歐陽公微年未壯嘗靖康初條弊政五十餘憤勇犯闕質子請使封事詆大臣其僂如飭進不訕道矣吳公沆始志祿養姑以文升中遭屯迴慨就退伏灑然環溪之上歛德著書以是終身焉退不失義矣奚其媿蓄是滋久膏未得以質其說數欲一至其境竊竊目釋所疑焉而未能也客有告者曰俗非然也習使然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楚產而悅周公仲尼之道則北方學者莫之先豈常也哉燾謝不敏嘗

誦此以告夫邑之士嘉定十六年冬之中月邑宰豫章范君應齡以書謂燾曰吾邑學舍規模陋甚旣撤而新之學之士黃溥吳瑑程注饒輝黃特鄧霆甫合詞以請謂是學之作表裏一新枕縣左翼前瞰溪流高明爽塏視昔奚啻數倍又以鄉之先賢修撰歐陽公環溪吳公合祠於堂之西偏自門廡至於殿堂總爲屋二百楹自度材至於訖工總費緡錢五千八百一出公帑民不與知甚盛舉也願爲書以致諸生之請於燾屬記之燾惟鄉者之將有言也舍是何所假以畢吾詞人之於學求

以誠其身也上之人設為學校教之使誠其身也蓋人之一身萬理固備反之而誠宜無難者柰何氣質拘之物欲蔽之全者虧通者塞不有以全其虧通其塞枵然虛器耳故古之聖賢垂世立教變化其氣質克治其物欲其誠之之目則致知以開之誠意以一之正心以存之其於身也復致意於其所接之所親愛之所賤惡之所畏敬哀矜敖惰五者而一辟焉猶之其弗誠也惟吾身舉無所偏然後吾德舉無不誠氣質不能雜物欲不能昏矣雖然物欲之為蔽也同氣質之為拘也異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通天下也氣質之錮於風土者特甚五方之民隨其所處而繫焉省察不深切磨不力則有沒身未免為鄉人者崇仁之士為鄉人乎為聖賢之歸乎京兆藍田呂氏之言曰君子所貴乎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柔者可進於強愚者可進於明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柔不能立愚不能明矣仁哉其為訓也十有二月日記

宜黃縣遷儒學記

朱孫 覲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誇非常之舉黎民懼焉君

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東遷
乃在數百年之後勾踐棲會稽著婚媼之令待其生子
以爲報吳之兵大抵高明寥廓之見不爲小利近功往
往迂濶可笑而不近於人情定鼎十年如此其安也而
一朝之憂效於數世嘗膽忍垢如此其急也而須臾之
訕伸於萬人機事相承如執左券交手相付不間一髮
者霸王之略所以傳世垂後若是其巍巍也天下大亂
盜賊蠡起鉏耨棘荆長鎗大劍馳騁於百里之場不習
俎豆化爲侯王者十八九州縣官吏簡料丁壯豫備儲

時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及度外之事今宜黃隸撫州
爲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者強
半延平鄧侯庾字端友以右朝奉郎爲縣令者而治其
所當先者則立學宮祀孔子補弟子員克入之殿寢言
言崛起戎馬踐蹂之後人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
也余曰蕩衰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
孫之暴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小國
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
六館之士將從朱泚之亂一何蕃起而叱之而六館無

受汚者夫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障之乘羣
惡之鋒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悻
投袂斫案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者豈可同年
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飾以儒雅不爲赫赫名譽獨能
綏靖一方於疾痛呻吟之後度長黎大又進諸生於學
館棲士之廬廩士之餼肄業之書問道之室無一不具
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所謂武城者余聞十室必
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况此堂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秦
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三十一

難於一時追前哲於千載此大儒之效豈非學者之所
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爲記紹興四年冬十
二月晉陵孫覲記

宜黃縣重修廟學記

元虞集

宜黃縣學始作於宋皇祐元年己丑其命李祥爲之記
者南豐曾文定公也凡二百有二十八年宋亡歸國朝
則至元丁丑之歲也縣不改而學之阻之屢燬屢作者三
十有七年皇慶癸丑廉訪分司郝公鑑命邑長作之則
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之所記也今三十有二年有司

不以時治積圯弗支至正甲申六月縣令某圖新之
官告之令爲出財以授民之能者度材傭工莫不盡力
凡前記所載廟學禮殿講堂門廡祠宇齋舍像設器皿
戶庭塗甃庖庾之屬皆因其舊而更新之撓者易以壯
細者更以巨弊者修之燬者完之增崇者仰高之樓改
作者外門之閣八月望告成命其吏介其邑之學者來
求記之集旣爲書其事讀南豐臨川之文而嘆焉昔者
周公因堯舜禹湯之傳制爲典禮以成文武之業布之
天下傳之後世古昔莫盛焉周道之衰有司廢墮仲尼

師周公之道者無其位以行之贊其辭於易載其蹟於
書詠其聲於詩正其法於春秋而周公之制作書在是
矣若夫儀禮之遺篇儒先之所輯錄有司行事之儀注
缺逸而近存則有待於推究而折中以得其體要是以
爲難也斯文之將興經學之粹密有如南豐曾公求諸
聖賢之遺言以考定周官之法度學校之制見於此篇
而吳公之意必欲學者因曾公之言而求諸程氏之學
以達於孟子者蓋必有得於此而後不差也乃若博學
而無要又自任世固有之苟無得於聖賢之心以

其意識之所及掇拾簡編之餘而用之其不害於事者
幾希矣故非後記不足以盡曾公之意也斯學之士得
於先正者如此豈非幸歟雖然二公之言爲天下後世
設也特因宜黃之學而見之耳於乎學校盛時論道經
邦於朝廷起而行事於百職寄之以民人社稷通之於
鄉黨州閭則皆前日國之貴游民之俊秀讀書治禮習
樂於斯者也是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可以恆久矣夫子
在魯絃歌效見於武城則亦寥寥矣乎後世之爲有司
者簿書期會之急豈暇治此哉修庠舍以居其人善飲

食以安其業聚經史以應其求自今日而言則亦可謂
修其職矣其可謂以求備於古昔也哉然而制作或不
得有爲於時而學之爲道著在簡冊而行之則存乎其
人是則可爲也是故曾公盛言之以待後來吳公深言
之責諸學者始終先後卒歸於必可行莫備於宜黃兩
學記矣夫以一家而論之子弟有望於父兄矣通一邑
而論之細民有待於君子矣推二公之言成學者之業
自宜黃始豈不盛乎昔者有事於先師必有合也宜黃
之視南豐臨川近在邦域之中矣尸而祝之則而做之

二公豈遠哉

重修宜黃縣學記

明 伍南山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宜黃縣丞崇陽陳忠重修儒學
教諭危正訓導茹璿張珣請記之惟學校之設教崇聖
道以厚民風儲養人才以資世用王政之所先國家之
元氣繫焉宜黃自宋皇祐令李祥始建學南豐先生記
之歲月滋久嗣政者遷徙不常其所有元至大間廉訪
分司郝鑑建於今所草廬先生記之我朝洪武以來
雖屢興修不免摧折今陳君佐縣爲職乃能煥然增新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三

財不傷費民不知勞可謂識達政體者諸文學請記垂
遠是宜於乎學舍修葺有司之事士之儲養是學果無
所事乎曾吳二先生之記諄諄告語諸士子生長於斯
聞之熟矣予嘗奉揚渙綽綱紀學政可無一言與夫學
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遠矣經傳存焉凡聖賢繼
天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知類入德先後本末於是
乎在不學則已苟有志焉可不博究詳察而致其知乎
致其知者思也見於爲者行也思之至理由是窮行之
至性由是盡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賢之道不外是矣

在易乾下艮上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之體也前言往
行而多識思而明之於心之謂其象曰剛健篤實光輝
日新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久合
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茲非爲學之極功歟
由是達則兼善天下澤被生民窮則獨善其身表厲風
俗資於世用孰大焉王政所先國家元氣不於是寓乎
若曰備儲養以媒利祿則末矣遂書敕督學校中議大
夫陝西按察司副使伍福書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二十五

樂安縣學記

宋謝良齋譔

學有屋以居教也徒有其居而教不立與所以受教者
不益則屋居之文猶不如露坐之實也古人幼隣學館
目濡耳染久也爲大道稱亞聖且亘千萬世陪孔顏聖
師坐祀徧天下後之人築屋驅以居之且不立不益吾
不知其何說也樂安置縣既六年而宰魏君彥林始相
北山之陽馮高建學爲堂爲齋越三年又爲殿爲門凡
屋略具而士未至越五年今宰王君穉以儒飾吏以教
爲政下車殿謁顧瞻徘徊嘆噐之虛爰誘其僚假尉謝

諤考進諸儒百三十士文富義豐頭角爭雄志氣凜然
壯觀一新來者未艾思躍而趨學用益嚴教宜恢張見
謂記遠理無容辭諤聞學必有教教必有師宋有天下
儒先傑出江右爲富茲地雖撫之別邑然臨川王子南
豐曾子自昔同軌回環四封南有廬陵歐陽子西有清
江劉子北有豫章黃子其故家遺風在焉藉之間津跬
步聖門神授氣取可兼得之豈宜今人有愧於古凡我
友朋母多而岐母浮而辭母以本爲末而高爲卑母遷
延於仁義道德之歸若夫梯媒簡編以恣睢於聲利紛
爭之域而不求有以振拔使前輩高步自若謂後來之
不繼則非策之善者教何爲哉學何爲哉紹興三十年
七月初二日謝諤記

延祐重修樂安縣學記

元吳澄

皇慶元年樂安陳仕貴以前學錄攝教邑事承邑令劉
汝弼命與諸儒協心重建夫子廟殿予爲之記其成然
講堂齋舍左右廡內外門未及一一修也延祐三年豫
章鄧鎔爲教官時邑長倒刺沙提調學事議修之四年
冬邑令黃棟孫至長倡其議令成其謀而教官不憚勞

瘁以躬其後有富家捐至元楮一百貫專修講堂諸儒
率皆有助由內暨外靡不用工若左右四齋若東從祀
室傾者文闕者補楹棟桷之朽者易若西從祀室敝
壞已極不可文補則撤其舊而構架中門當廟殿之前
外門在東南之隅黃令悉命新造敝其制櫺星門亦所
監立崇廣踰於舊賢牧有祠以示有功於學者必報又
創公廳三間於外門之側庖湍位置各得其圻凡上而
陶瓦之覆下而篋篋之甃內而鏤飾之麗外而牆堵之
周咸渙然而一新增繪兩廡諸賢像銅鑄爵罍簋簠等

噐於是樂安之學既完且美復請予作後記予謂官之
修學職分所當爲而能加意勤力若是蓋可尙已至於
士之爲學其當加意勤力甚於官之修學可也官修其
室屋而士不修其行業則游居於學將何爲哉宋末儒
科之盛樂安甲於諸邑皇元肇興貢舉而樂安得士又
在他邑先雖曰士所以學不止乎是然乘是氣數之新
勉勉勿怠異時學術大明端自今日學舍一新始俾見
者莫不加嘆敬慕不其偉歟此亦一邑治官教官之所
願望也

重建樂安縣學記

元 虞佈菴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變理溥化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同僚張綸通練吏事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市井田野莫不頌二君之美焉期月之間遂以無事則相與取其邑之廢敝而修補之而宣聖廟學爲最重是以協恭和衷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北內附國朝得民舍徙置舊基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至元元年己卯歲正月始作而新之大修禮殿作門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居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三

師弟子執經問難習禮容學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執事焉作學官居舍諸生齋館以藏以息都宮之南有池水屬民家重賄而得之浚池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畢工於明年十二月同僚簿某尉某學官熊某克成其事士民相帥出私財相其成者詹儀則蔡可道劉成德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以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屬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

兩縣之地而治詹虛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
得以休息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
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考見延
祐中仁宗皇帝始以科舉進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
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世
修是業邑境無間遠近弦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士
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盛地
固而氣完故其風習亢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夫進士
者朝廷之取材一途耳儒者之事豈進士而已乎哉取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三九

諸聖經賢傳之言舍銜鬻趨競之文而求修己治人之
實其所以見諸鄉黨者不以苟迓吏議爲徼幸不以委
曲鄉愿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父兄之相教子
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因其仇果強爲之質而勇
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十年之進
士云乎哉爨君旣去官而猶念其邑會之能安其民可
見於此矣

樂安重修文廟記

明董裕

今上龍飛戊子吾樂重修先聖先師廟舊廟修於嘉靖

壬戌一時蓋稱鉅麗距茲未三十稔多所墮圯則操繩
督者廢程度而徵華巧故也會盛侯以莅縣事至睹而
嘆惜焉計修之詘於財博士弟子陳廷禮等請如嘉靖
故事檄好義者裒其貲好義而敏者董其役廉者司其
計不已則二三庠士參伍其間有司第申畫昭勸督程
振勸宜可底績侯躡之檄義而諭之曰抽腐續堅撤故
改作孰利惟爾是圖蓋其慎也衆度葺當速朽創宜永
年母愛一勞以計久遠敢不供命侯復躡之乃諏日興
事鳩材庀徒經始於某月某日而以某月落成闕殿窮
樞復簷飛宇塗以髹聖綯以丹青炳炳麟麟燿燿翼翼
基崇於昔而竑偉過之又因其餘貲高四周之垣易以
貞石質南偏之址闢爲廣衢於鑠哉素王之麗居也昭
國家之鴻典妥在天之聖靈萃光岳之精芬昌千億之
文運晉是焉在侯於是按往牒差功能勞費鉅者冠帶
之復之次者冠帶之又次者獎賞之請於兩臺監司得
如嘉靖故事所以寵異之者甚備是役也費不煩官役
不擾民民不私力官不墮勲是足紀矣

撫頌縣五進士題名自太平興國樂公史而始以迄於
今班班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以本
人物之出而縣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九始置縣於時
士文富義豐頭角爭雄志氣凜然蓋文物之發越久矣
三年大比由是而計偕者始而二三人繼而四五六人
且十餘人擢奉常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人且四五
人斯盛矣而記未立缺典也予同年贛州教授何君時
以書來京師曰薦於鄉而仕於國皆士之達也追其已
往之不及記待其方來之不勝記將註諸石以貽不朽

願假之一言辭不獲按圖志縣始創實割崇仁三鄉與
吉之永豐一鄉斯土也蓋文明之會山川之英扶輿清
淑之所藏是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文忠公之於永豐
羅文恭公之於崇仁是其人也今縣治東跨西并收拾
奇山水以爲一國風氣磅礴且百年於此斯文之運浸
以張王此豈偶然之故耶雖然二公之所長非科第也
有大焉者矣登斯記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何如哉
景定三年十月朔旦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文天祥

東鄉修學記

明王宗沐

東鄉宅與廡故爲寇區乃正德八年以兵夷之置流民之復者連割鄰羸徙孝岡而治焉而學因以建是時甫去兵燹擘畫大都而材用苟簡來茲蠹甚嘉靖三十五年縣請於兩臺以贖緩修之簿陳金尉徐子明方董其事而知縣林大章適至乃刮磨漫漶鼎易敗折午開文昌前廟後堂廡祠門廊悉改舊觀諸生游其中絃誦揖遜神怡心暢棄去隘陋蓋自置縣以來學校之新始昭然在耳目矣學博士鄺驥顏大濟李珙率諸士詣余請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四三

記其事余進而告之曰二三子知始置縣者之勤乎剪去蠹賊以鳩瘠民而後興禮樂以教子弟此其爲茲土之念亦寧有既乎然予聞之唐虞之世有苗之患密邇封圻其所以禦者不過命將出師示干羽以化革之恬若無事其後卒亦不爲患而至其相與儆戒於朝廷如嚴敵然惕焉不敢弛其防者乃在震驚朕師之邪說殄行焉寇以殘民虔劉剥膚曾不如坐而論說者可叱嗟而彌伏也且東鄉自制學以來諸生義履而槩綦耳不見戈甲百姓抱子長孫橫枕而寢亦惟無事是賴於此

有創而爲邪者其何以能爲茲土化累邪由此之言二者不當相視而唐虞顧後彼而戒此焉其亦有大說邪嗟乎彼皆聖人者其爲慮遠且深也凡國家之所寄爲治亂者在士而不在民而人之所苦先腹心而後肢足誠使患寇誠亟已力可資強謀可借智一夫先陷而勝之事已風解無復他患其所救有形也積習於平安而雍容禮樂號稱晏然欲以其中所養之士爲天下用而奇衰恢慳不根於性命人心之說得出於其間使賢者用以爲疑而愚者皆欲爲口實不攻其肢足而攻其腹

心其於亂豈有量哉江西號爲理學名區而二三子有志於學然以予所覩記今震於世者非佛老莊列與夫貪利趨勢者之入於人心也而其病有四焉大而不慚浪而不約玄而無當任而無所持有一於是予不知其於聖賢之道何如也踐履之極進寸退尺後生獵涉勦說則肆然不疑忘其不是講張侈碩蓋不殊於聖科彼誠知之而沽名也故曰大而不慚事物對治棄事則無所從力然有本原焉非事事而庸其伸縮以求比於道也今爲之說曰隨事加功則日出而作憧憧若求亡子

焉磨稜合縫以求當而卒似近而遠也不擊其軸而轍
焉不正其柁而帆焉名之曰弊舟虛車故曰浪而不約
先王之爲是典籍禮樂名物噐數儀章以寄道也精不
物則無据物不精則敗不以是而學者謂非執是以畢
其性命而要亦不當外是以求所謂性命也而空玄邁
往者視若桎梏而贅疣也內極於虛遠而外要其空曠
其弊偏無所循而先王之所以寄道者棄之而舉求之
於不可知而後生用以爲疑由是則繼之以叛故曰玄
而無當心之具聖人本爾也性也而氣雜焉習勝焉今

之運動者非其出於天者也戒慎恐懼猶懼其有時而
弛也而今日性無增者也任其所出師心爲是蓋不欲
一念矜持於其間而踐履之失委任之曰自然彼非不
知而以是自逃也故曰任而無所持四者相因轉徙高
明者往往移而蹈焉而執以爲是彼老佛之與功利三
尺童子知之而豈患是哉國家養士二百年學校徧天
下而邇年以來不復有能肩繼往開來之任以繼孔氏
者豈非偏說奇論有以震於其間哉東鄉士今誠安且
有志使彼一說得廁其間其心蓋不特盜憎主人而已

是舜禹之所不能化而辟雍闕宮之所不易而進也修學云乎哉二三子恍然曰其敢不猛省以無負良有司者乃請書於石嘉靖三十五年秋八月日

東鄉縣重修儒學記

明羅汝芳

東鄉舊臨川鄙也與餘進金安四邑接壤地曠民稀正德八年設縣專理又二年始建學聯師儒文教興焉時當草創規制簡陋不足以貽遠歲久漸圯嘉靖三十五年一嘗更新工未訖比今邑侯唐君來尹茲土始至謁廟觀學宮弗備遂索公帑得修城銀若干鋌交縣丞伍

承恩董其事凡毀廡不飾者門牆不肅者號舍不立者泮池不濬者甃砌不密者丹雘不煥者悉完以美始事於嘉靖三十四年春至今十春告成復隆禮幣遣諸生輩求記予固非知學者然樂得因是以請正於侯焉夫侯在今日職於親民者也親民之義首自大學發之然親九族以親睦百姓實唐虞克明峻德之功峻亦以八言也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爲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焉耳矣今夫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徑寸之鑑而臨之毫髮

畢照何哉其明無碍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其涵無
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涵無方則
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明而有太於天地在
鑑且有然者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之夫吾之一心靈
澄昭曠圓應虛通固可尚友千古而親於無前也俟聖
不惑而親於無後也質鬼神弗疑而親於無象也而况
父子兄弟其倫固不繁而其聯固甚切者乎是故未有
德而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不大大學也者固
將以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知明德新民之合

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融而家國天下又何所
依屬以同其化也哉唐侯蒞於茲土而首事於學之修
焉是一體乎諸士而政非徒政政固所以成乎其學矣
諸士仰承嘉惠而日有就焉是一體乎唐侯而學非徒
學學固所以通乎其政矣夫明親合一而大其學之端
於始政教合一而大其學之成於修則孔孟之志不虛
而唐虞之治將復見自今日矣惟諸士勉之以與侯共
濟厥美於無疆也哉侯名士達丙午鄉進士廣西臨桂
人潔已勤民最於各郡茲予不能備書而觀是舉也

足以知其概云嘉靖四十四年春三月

學田記

明 徐良傳

東鄉舊未有學田而有學田自嘉靖三十二年龍屏侯爲令始先是東鄉嘗敝矣得四明周侯而起嗣後又敝得蔡侯復起侯爲令嚴而甚明閭里銖兩之姦必偵知之時有掩捕不逸一人而用法不少假借甫暮年疇無逋租獄無痕囚囚封安輯蠹賊遠屏當是時東南島夷連年寇海上言者謂海上諸邑宜得廉明強幹爲之令長庶其有濟調侯臨海以去侯瀕行言曰吾之於東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四七

鄉也蠹蠹雖去而良善未旌又欲立一二疇畝以爲庠序作人之助而亦莫之遂也吾忸焉會有什金獎侯者侯卽畱金於學曰以此爲學田倡已而虛窗林侯湘崖唐侯相繼捐金共買田若干畝諸生輩言於學博姚君玠宋君經邑吳君學諭曰學田之立蔡倡始之功不可忘盍相與金而石之以徵其成於他日三君曰諸生言是也抑學校禮義所從出宜得知學君子一言使諸生聞言而興焉以無忘蔡侯加育之意乃使來請良傳非知學者也而有志焉請誦其所聞而諸君子詳擇其中

易之順曰養賢以及萬民又曰觀願觀其自養也士必
能自養居則鵠立出則鵬舉以及萬民而弘康濟保乂
之略是惟蔡侯加育之意不然身縫掖而心膾駟辟之
於田將薦褻弗力而荆棘用長何以阜嘉種而粒烝民
嗟爾諸士懋戒哉蔡侯名結嘉靖癸丑進士林侯名大
章新會人唐侯名士達臨桂人嘉靖癸丑春三月記

儒學泮池碑記

徐良傅

始東鄉縣時值師旅繹騷公私殫弊赤立黷官解宇雖
設而泮池規制未甚備久而湮廢不復可辯識堪輿家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補

四八

謂是學勝在庾嶺從東南來若翔若集若拱若揖朝暮
爽氣可掬誠得一泮池稍廓而大水光山色下上相隱
映法曰大昌如伏如起如躡如驤文星曜芒莫之與良
庠生徐良範等以告於學諭朱君安道司訓麥君養賢
伊君椽胥曰諾則以告於署縣事叅戎邗侯籥侯欣然
曰吾將圖之已而簿溫君言至贊之加力侯乃相與度
地規畫捐貲鳩工以未之月丁酉始事迄於戌之月丁
亥告成池深四尺從五十五尺衡如從之數而溢其三
每五尺豎一石柱凡三十六柱爲橫竇貫木其中以限

內外可凭可俯於是地若培而高學若增而新蓋不獨
文明之象爾已古之人曰昭明德心曰洗身曰澡往往
取象於水嘗試與諸人士循泮而行尋浴沂之風繹江
漢以濯之旨恍然而得其所謂皜皜不可尙者存斯斯
爲德性發斯斯爲事業而國家毓士掄材之意將於是
焉在乃歌曰泮之水清且圓兮匪曰飾觀吾以渙吾文
兮泮之水方以直兮匪觀則美吾以澡吾德兮是爲記
嘉靖二十六年秋九月

